

秋风

■尚纯江

一缕秋风
穿过那密密的丛林
挥洒一地黄叶
如同阳光
留下斑驳的身影
那枚风干的蝉蜕
仍旧钉在老树的枝桠上
在秋风中瑟瑟发响
它在怀念
那快乐的时光
秋的意境
是满树黄叶的写意
还是天高云碧的象征
此时的秋风
却在吟唱一首缠绵的诗句
秋风的吟唱
在诗人的蹒跚中
溢成无尽的幻想

美丽的梦
渗透每一寸心田
倾尽无限的思念
当那个等待的痴想
成了黄叶
被你吹落
一树枫红漫过眼帘
飘落的秋叶
在丝丝柔情中
溢出一份留恋
一次久违的感动
化作动情的秋雨
诗般的神韵
被一支舒缓的小夜曲
揉进归雁的行囊

相遇

■王鹏军

翻开以往的日记
去寻找曾经留下的心的痕迹
一行行一页页
怎么都有你的名字
我知道这是上天错误的嬉戏
安排让我和你相遇
百花盛开的春季里
细雨沙沙,风儿细细
不知可否能与你一起去看
长桥柳堤沙鸥云逸
你一言不语
默默离去
把我定格于你的微笑里
我把你的名字装在行囊里
有时不停地翻开去回忆
你的微笑遍布于风雨里
让我苦苦去寻觅
希望在下一站的旅行里
依然能与你相遇

散文

父亲的背影

■曹高举

我不曾见过父亲的背影，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小时候，不懂父亲的背影里还藏着那么多情感，熟读《背影》一文后，才知道用那种沉甸甸的目光去偷窥父亲的背影，可父亲始终没有给我这种机会。那时，我的高中生活刚刚开始，每周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回家背面粉。其实面粉也就是地瓜干磨成的面而已，用它蒸出的馍不但样子丑，而且具有黑苦粘硬四大特点。就是这样难以下咽的东西，在那个年月也是不能放开吃的。本想半月或一月回家一次，可瘦小的肩膀只能承载我一周的吃用，所以便不得不周而复始了。我的狼狈形象被父亲发现后，从此，父亲的肩头便压上了一个更大更重的面袋，一上肩就是三年。这期间，父亲吃了数不清的苦头。

由于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养家糊口的工分，父亲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我送粮，每天天擦黑从家里出来，直到后半夜才能到家。碰上雨季或冬雪天气，父亲总免不了摔上几跤，弄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旧痕未除又添新伤。可

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因为父亲的身影总是被夜色掩盖。放假回家后，家人也从来不提此事，直到后来与姐姐谈论家事时才知道父亲三年来为我遭的罪。那一刻，我的心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像被人从胸腔里掏出来。

三年的高中生活没有结出应有的果实，父亲也没能背出他殷切的期望，尽管我心有不甘，但还是被无情地淘汰了。高考落榜后，我不知道怎么向父亲交待，我的诺言和决心被现实粉碎。同时，我也不愿父亲再为我月复一月地送粮。尽管父亲一再劝我返校复读，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参了军，走进了大西北的一座军营，这一去便是 20 多年。20 多年里，我的梦经常在故乡游走，而我也少有回家。在几次少得可怜的故里之行中，最短的在家只有三天，最多也不过十天而已。

每次回家，我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让我始终生活在感动与强烈的愧疚之中。每次返程，父亲一定会依依不舍地相送。走出家门，我劝父亲留步。走出村外，我劝父亲回去。走出山里，我再劝父

亲不要相送了。我没有告诉父亲我心里实在无法承受他的如山厚爱。可父亲总是说再往前走，再走走，父亲说走走的声音越来越小，可我知道父亲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这一走就是 40 多里。以后我每次返回部队，40 里相送就成了父亲的惯例。我无法劝阻执著的父亲，只好悄悄挑着父亲给予的这份厚爱远行。

5 年后回家，我看到父亲如霜的鬓发；10 年后探亲，我看到父亲木雕的面容；15 年后再回，我看到父亲不再挺拔的腰身；20 年后复回，我看到父亲眼眶里打转却迟迟不肯掉落的浊泪。可我就是无法看到父亲的背影，因为父亲总是走在我的后面，因为父亲直到我钻进汽车直到汽车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他神思的追随才恋恋不舍转身。所以父亲的背影就成了我心中一个难圆的梦，而梦中只有父亲送行时那缓慢挥动却永不停歇的手！

再后来，姐姐来信说父亲病了，待我回家时，父亲已卧床不起。父亲得了严重的中风，神情呆滞，手脚红肿，失去语言表达功能。看到我归来，父亲没有一丝喜出望外的

表情。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我不由潸然泪下，只好把父亲送到市里的医院，这也是我在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归队时，想起父亲往日的送别，我知道父亲这次再也不能成行了，但我还是象征性地与父亲打了个招呼。没想到父亲竟意外地明白了，一时间，神情大为反常，哇哇大叫。谁也不知道父亲突然间怎么了，姐姐急得赶忙去喊医生，却被我劝阻了。尽管父亲说出来的不是文字语言只是一种焦灼的声音，但我还是在一瞬间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父亲是想为我送行！那一刻，我泪如泉涌。在姐姐的帮扶下，我把父亲挽上了家里的农用车，这时父亲才安静下来。一路上，由姐姐推着父亲为我送行。父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害怕我突然从他眼前消失。我不忍心就此离去，只好示意姐姐走了个回头路再度返回医院，并在父亲熟睡之机，悄悄离开了父亲。这是我第一次离家时没有父亲的相送，可我分明看到了父亲依依相送的身影！

多少个不眠之夜，在西北遥远的军营里，我都在心里默默祝福我的父亲早日康复！我还想告诉父亲我一个多年来的心愿，我好想好想看看您行走的背影！

享受宁静与淡泊

■高一麟

享受宁静与淡泊，给自己与心灵对话的空间，不为浮华世象诱惑，让人生多一份属于现在的精彩。读冬日暖暖的阳光，闻原野花的芳香，听秋晚悦耳的鸽哨，感悟生命的真谛，舍弃不该拥有的，获得不该丢失的。

享受宁静与淡泊，审视自己的紧张忙碌之外，还有多少简单、纯净与自我，冷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苍茫幽远。空山新雨，秋晚时节，独步乡野，悟“松间明月，泉清声远”的禅意空濛。月明星稀，鸟鹊南飞，听“高山流水”，让思想与音符共舞。独居陋室，万籁俱静，舞文弄墨，陶醉笔走龙蛇的刚健飘逸。或沏一杯热茶，吮着沁人心脾的茶香，手捧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与圣人对话……

诚哉，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有十分的，三分给烟火，三分入浮云，三分求名利，一份游梦乡。享受宁静与淡泊，为自己的心灵下场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继续上路。



湖光远山

蒋忠武 摄

小说

神树

■劳布新

了哑巴，又变成了傻子，最后失足掉水井里淹死了。老婆死得早，就剩下老汉自己过日子。开始村里怕石碓老汉也死了，没批斗的对象。没了批斗对象，那就要向别村借，借人是要付粮食的，村里人都吃不饱，不划算。斗他的时候，大家很小心，不下重手脚，就喊喊口号，给他带高帽游街。因为老汉的存在，劳庄人少了许多寂寞。后来劳庄出了个能人叫劳喜，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劳喜能说会道，做好好事，大伙都夸劳喜，对他直竖大拇指。老队长年纪大了，大伙就推举劳喜做了队长。劳喜带领大家很能干，公社里树他为典型。大炼钢铁时，劳喜把家里的锅都拿出来炼钢铁。拿最后一个锅时，劳喜的妈妈抱着锅不丢，劳喜气得打了他妈俩嘴巴，才把锅夺过来。大伙都夸劳喜积极，劳喜妈落后，落后就落后呗，还拉劳喜的后腿，气得劳喜妈坐在地上，捏着脚脖子哭。

劳喜脑子活点子多，劳庄很快就出了名，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来劲。劳庄全县第一个吃饭食堂化、树木剪发化、住宿宿舍化。最奇的是劳喜带领一帮年轻人，硬是芝麻秆轧出油来，在全县、全国又放了颗卫星。全国都知道河南有个劳庄，劳庄有个劳喜。全国都来参观学习，劳喜到处做报告，很风光，劳喜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后来，江青都来了劳庄视察。

那天，江青信步向村边走去，被村边高大的白果树吸引。这时正好公鸡一声长鸣，气势恢弘！她走到石碓身边，握着他的手晃晃说，好神树，好神鸡啊！江青走了很远，老汉才回过神来，捂住脸大哭起来。

随后，劳庄的树和鸡就出了名，来参观的人山人海，排队要与老汉握手，在树下与老汉与鸡合影留念。几天下来，石碓老汉手都握得肿起来，像发面馍，一碰就针扎似的疼。劳喜胳膊上带个红袖章，维持秩序，

神气地训斥着乱挤的人。

石碓老汉的命运从此改变，以后村里再也不开石碓老汉的批斗会了，鸡还由老汉养着，每天算他十个工分。这公鸡先前见到小孩伸着头，撵着叨，现在不但不叨人了，走路也稳当起来，迈着方步，器宇轩昂，很有派头。这鸡再不与别的公鸡斗架，再凶狠的公鸡见了它也没了脾气。村里最漂亮的小母鸡也围着它转，挠首弄姿、卖弄风骚。神鸡还有生产队的口粮，时不时有人捉来虫子喂它，它理也不理，只吃素。大家都议论，怪不得首长说它是神鸡，真神着哩！这鸡越发长得大了，羽毛更加鲜艳，不见到这神鸡，谁也想不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大的鸡，这么威武的鸡。

这老白果树也神奇，先前枝繁叶茂，每年挂满果，现在慢慢枯萎了，每年发几片叶子，人们还知道他还活着。后来劳喜到处活动，要把劳庄改成神树庄或神鸡庄，不知为什么

没改成，现在还叫劳庄。

文革结束后，升为公社副书记的劳喜被撤了职，回到劳庄又做起了农民。石碓老汉也奇了怪了，老了老了穿起了绿军装，自制的绿军帽拧拧巴巴用红笔涂个红五星，胸口挂满主席像章，手里拿个红皮语录书不停地念。他把三间草房扒了，盖起瓦房，办成了展览室。每到初一、十五，方圆几里的老百姓都来烧香。白果树上挂满红绸，比先前长满叶子时还要壮观。

石碓老汉死后，劳喜做了展览室管理员，在门前卖起了香火。这时劳喜人也老了，佝偻着腰，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有过的辉煌。

神鸡死后，劳喜带领全村人给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神鸡埋在河南边，还堆起了坟头。每到忌日，劳喜和村民还去烧个冥纸。慢慢地，只有劳喜独自去了，他哆哆嗦嗦点着纸，盯着盘旋的火苗，又看着火慢慢变弱、熄灭，变成灰白的灰烬，被风吹散。劳喜这才搓搓脸，擦擦眼，然后回去……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和事大家都已遗忘，但神鸡坟、神树、毛主席像展览室，仍是劳庄三景，远近很有名气。